

萨拉特快讯

响沙

XIANG SHA

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

3版

岁末年终话美食

郝晨光

打球间隙,和几个资深吃货交流,怎么置办过年的下酒菜,正好朋友杨德老家的哥哥刚杀了几头牛,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煮牛头。杨德电话回去,刚好有一副牛下水还没卖出,于是订下来,大家兴致高涨,准备择日煮。

几个人都没有煮牛头的经历,加上难洗的牛肚,怎么清洗都成了首要难题,买牛下水时的兴致顿时消得无影。在大家苦思冥想几天后,接到了杨德的电话,说他给洗完了,然后再到她家煮,农村地方宽敞,锅大柴多好操作。

腊月第一天,约好的三家人两辆车早上就出发了。煮好安泰拿来了多年的陈酿,还有一个据说该把手巴肉可以煮一只半羊的大桶,看来是准备多锅同煮,早点结束战斗了。

沿黄高速一路向西,深冬的农村灰暗空旷,但每个村子里整齐又风格不同的新房子,还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再加上大家都急于体验煮牛头这种特殊的烹饪,每个人的心情都格外好。

从思格贝镇岔路口沿黄,几分钟就到了杨德家。他家紧挨着思格贝景区的北边,周边植被绿化特别好,虽然是冬天,但农村清新的空气还是让我们一行人感慨不已。农村的锅台灶,农耕机械,驴骡鸡羊,甚至一辆半槽子摩托车,都让我们感到分外亲切。

腊月第一天,约好的三家人两辆车早上就出发了。煮好安泰拿来了多年的陈酿,还有一个据说该把手巴肉可以煮一只半羊的大桶,看来是准备多锅同煮,早点结束战斗了。

火,雾气才慢慢散去。没有了雾气,大家才循着香味把目光集中到锅里。在持续的大火烤灼下,两个锅里的汤在不断翻滚着,锅里的肉色也由原来的灰白,鲜红变成了诱人的酱红色。用筷子插了下水头,可以直接到骨头,已经到了出锅的时候了。

牛头在七梢锅里包了,三梢锅里放了一块,其余空锅放了牛蹄子和牛小肚。安泰把自己家藏方的肉汤分在了两口锅中,加满水放入各种调料,煮到是一小盆一小盆地放,这是把第一波次安排好了,地下放的还至少需要两个波次的东西暂时都不去考虑,安心烧火煮第一锅吧。

炉膛里烧的是杨德弟木材厂的木料,据说木柴烧火煮的东西要比烧柴煮出来的食物味道好,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印证。三口炉火烧过之后,两口锅中只冒出一丝丝的热气,水并没有煮沸,安泰和我都有一些心急。

午饭是猪骨头勾鸡蘑菇,食材好,又都饿了,桌上吃相不算雅观,更不修边幅,此处省略300字吧。饭后的奶茶大家都少喝,恐怕也不单单是因为奶茶。唯一遗憾的是,午餐上缺少了我的劳动果实——牛头肉。

饭后再去查看锅里的牛头时,厨房里已是雾气,开门放风,结果雾气更甚,赶忙忙放在了当地的火炉中加了点柴。

有了前面的经验,后面的程序就显得驾轻就熟了。七梢锅里放了剩余的牛头,三梢锅里放牛肝,两锅的空地地方则放牛心、肥肠等小件。两锅再次被装满后,还剩下锅中泛白的牛肝,时间不允许再煮一锅,而且听有经验的老人说,这个牛肝是不怎么好吃的,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扔了它。

有了前面的经验,后面的程序就显得驾轻就熟了。七梢锅里放了剩余的牛头,三梢锅里放牛肝,两锅的空地地方则放牛心、肥肠等小件。两锅再次被装满后,还剩下锅中泛白的牛肝,时间不允许再煮一锅,而且听有经验的老人说,这个牛肝是不怎么好吃的,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扔了它。

有了前面的经验,后面的程序就显得驾轻就熟了。七梢锅里放了剩余的牛头,三梢锅里放牛肝,两锅的空地地方则放牛心、肥肠等小件。两锅再次被装满后,还剩下锅中泛白的牛肝,时间不允许再煮一锅,而且听有经验的老人说,这个牛肝是不怎么好吃的,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扔了它。

有了前面的经验,后面的程序就显得驾轻就熟了。七梢锅里放了剩余的牛头,三梢锅里放牛肝,两锅的空地地方则放牛心、肥肠等小件。两锅再次被装满后,还剩下锅中泛白的牛肝,时间不允许再煮一锅,而且听有经验的老人说,这个牛肝是不怎么好吃的,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扔了它。

有了前面的经验,后面的程序就显得驾轻就熟了。七梢锅里放了剩余的牛头,三梢锅里放牛肝,两锅的空地地方则放牛心、肥肠等小件。两锅再次被装满后,还剩下锅中泛白的牛肝,时间不允许再煮一锅,而且听有经验的老人说,这个牛肝是不怎么好吃的,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扔了它。

有了前面的经验,后面的程序就显得驾轻就熟了。七梢锅里放了剩余的牛头,三梢锅里放牛肝,两锅的空地地方则放牛心、肥肠等小件。两锅再次被装满后,还剩下锅中泛白的牛肝,时间不允许再煮一锅,而且听有经验的老人说,这个牛肝是不怎么好吃的,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扔了它。

一定没吃过。安泰的提议大家一致通过,等我们刷好肉,大致打扫了战场,一小锅牛杂已经端上了桌。汤肥且并不油腻,这一碗牛杂成了这一又一道经典的美味。

分锅煮肉时,我们一致要给杨德父母留下一份,但杨德和他老父亲执意不肯,只好作罢。负责切肉分锅的杨德是会变戏法,分三份的牛蹄子,谁家的都感觉有两只牛蹄,牛头、牛肚也一样。大家都感觉给自家多分了,安泰拿的大桶这时总算派上了用场,还有我家的一大纸箱,都装得满满的。辛苦了一天,大家都带着满满的收获,岁末年终,我们在思格贝镇牛头这种特殊的方式辞旧迎新,也是希望在新年的一年里生活、事业都能牛气冲天,这样的温馨和快乐,也一定会被我们铭记到每一个下一年。



我是鄂尔多斯人

韩小冬

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填个人信息表时,在“籍贯”一栏里父亲告诉我应该填“陕西神木”,我不解地问:“我们不是住在内蒙的吗?父亲说:我的祖辈都是从山西和陕北一带迁徙来到内蒙蒙古的,我们是神木人。……于小时候,家里总会不时有一种身居异乡的感觉,在后来一次次的填写我写下“籍贯”是“陕西神木”时,也意识到疑惑一下:我的籍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

成年后,随着阅历的增多,也接触了一些从陕北地区过来的朋友,听他们曾相识或交谈有不同的口音,我在地图上试图圈出这些从老家来的,然而他们讲述起神木地区时都是山沟沟,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是属于哪里的。

于是买来大量关于走西口的书,从书中研究我祖辈的迁徙过程,找寻祖先在我身上到底有哪些烙印……然而看的书越多越迷茫,我在脚下这片土地生活了三十多年,这里的饮食和风俗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,如果让我学着神木人的风俗生活,恐怕只能是徒劳。

我试着学一学神木一味的陕北民歌,想找回故土的情怀,然而发现很喜欢民歌信天游和小调的韵味,但是歌曲的旋律仿佛都是别人的故事。在我心里,内心深处更喜欢草原那悠扬悠扬的马头琴声,在蓝天白云上白云飘,白云下马儿蹄的草原,那悠扬的马头琴声更让我心醉神迷。

终于在父亲编写家谱的过程中,有祖辈和我妹结婚曾随父亲三人去了向往的神木,车出了鄂尔多斯越过了陕北,风景变了模样,没有了满眼绿意和一马平川,到处都是沟壑纵横,土

地也变得倍起来。翻过了数座坡,越过了数道沟,终于来到了四面群山环绕的神木县。在这里找到了居住二百年以上的阿族宗亲,我们打听到村里八九十岁的老者,了解到在清朝中后期时,官府将长城沿线和河套地区土地进一步开放,我们高祖辈从山西宝德先迁到神木居住几十年,后来其中一支又随着浩浩荡荡的“走西口”运动,到了内蒙;而留在这支里的同宗则从宝德来到神木,住二百年。

这里或水从山前流下,人们居住在山坡的半窑洞房屋里,房子周围点缀着几畦菜地,从家当看,日子过得并不富裕,村民们在大树下聊着天,也许几百年前他们是同一宗祖,但是生活方式显然已经大不相同了。想一我的祖辈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,举家老少坐着一辆牛车,车轴吱吱呀呀地在羊肠小道上转了多少小时,才到了他们梦寐中的宜居之地。

高祖辈的亲人来到内蒙后,考虑当时还有战乱,先选择了住在偏僻的鄂尔多斯(过去称伊克昭盟)准格尔山区的一块平坦地上开发种地,十几年来家家人丁兴旺。在解放前,时局趋于稳定,山区的可耕地有限,加上山区降水不便灌溉又少,主要靠天收成。随着家聚族繁衍人口增多,当地已经面临问题,高祖辈迁到这里来垦荒种地,打发爷爷弟兄几个去西北边方地方勘探开发。爷爷们骑着毛驴日能骑来到一百里以外的柴窑堡,这里地广人稀,水旱兼宜,允许开荒,于是一家子又举家搬迁来到了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柴窑堡。

柴窑堡处于库布齐沙漠的北缘,有大片的草原,到处都是一点点的营生。每当婆婆住院,公公晚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是自己陪,他都不放心自己的子女,只有自己在跟前才踏实安心。

婆婆此生的爱好就是耍个麻将,公公每天早早地做好饭让婆婆吃了,然后再把所有的药——一分好药婆婆放在手上,倒好事前就晾好的水,待婆婆要吃药时,还要婆婆给附近的老头儿太太打打电话,看人家谁晚上来陪婆婆。

公公对婆婆的好是一箩筐又一箩筐也数不完。公公是那种少言寡语的人,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没有任何爱好的人。他的后半生就是一心一意照顾老伴儿,也许在别人眼里是受累,但我感觉到他来电话说照顾婆婆也是一种乐趣,几十年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付出着。

而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,失去了照顾一辈子的老人,老人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。子女给予的只能是他的饮食生活照顾,却无法为力走进他的内心分担他的忧愁。

他太太的一间屋子,只有那打着呼噜声的老猫陪他陪着老人,但后来年春春暖花开的时候,随着时间的推移,老人能走出患伤,以一种平常心安度好自己的晚年。

瑞雪迎春(新韵)

汪天平

塞外梨花一夜新,仰天大笑笑诗人。回眸漫赏冬梅雪,振臂欢呼迎春晨。不忘初心圆梦志,担当使命惠国民。东风浩荡山河秀,瑞气盈门好写诗。

冬雪

张新文

落叶飘零未几寒,寒风凛冽岁终忙。晶莹透澈冬花舞,似水流年覆雪长。有幸春临绿意展,无涯大地换新装。心宽梦远珠光耀,手捧晶莹耀凤翔。

雪夜有梦

靳德

天风吹出翠歌喉,碎玉纷纷塞上飞。梦里恍然寻梦境,冰河玉滑独骑归。

雪景(新韵)

许俊鲜

游园不惧冷风侵,雪里摇摇踏浪深。双反吟嘴留墨照,虽然老亦也迷人。

如梦令·雪

韩影霞

万里苍穹卷雪,一色花情悦。大地尽披银,世上高楼琼楼。轻转,轻转,舞去红尘怨。

寒冬里的守望

赵世花

不知为什么就想起这个标题,是看到老公站在窗口瘦削的背影,还是他孤独的伫立,反正“守望”这个词儿就在我脑海里浮现。

我八十三岁的老公,就在 2019 年的第二场大雪来临之际,他的老伴儿的婆婆永远离开了,她把思念埋给了这个孤单的老人,她把希望留给了想她的子女。

在我的人生中经历了两个亲人从我的视线中消失,从生到死是刹那,生命在刹那间如此地脆弱如此地不堪一击,生死无界,无界,就如一个美丽的泡沫轻轻一触瞬间就灰飞烟灭。

老人的离去给这个大家庭笼罩了一层阴影,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,失去了应有的温馨。公公常站立于餐厅的窗口前,总是无意识地望向远方,就这样一站就是好一阵子,直到受伤的腰腿剧痛,才会默默离去。

有时看着公公形单影只而然立的身影,我的眼前就会一片模糊,泪水无声地流出,就如此时我是舍着泪在写着……